

有的被克扣,有的标准十几年不变,有的发放标准过于复杂——

你按时足额拿到高温津贴了吗?

近期,福建、江苏等地陆续开展2020年高温津贴发放相关专项检查行动,督促一些用人单位为员工补发高温津贴。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仍有一些用人单位的高温津贴未发放到位,有的劳动者表示与去年相比大幅“缩水”。

高温津贴打折扣,多地开展检查为劳动者维权

根据2012年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且不能以防暑降温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全国总工会此前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的情况下,因时因势调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近期,福建省劳动保障监察局发现,福州市两家负责街道清扫的用人单位:福州市东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和福州玉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未按福建省高温津贴的现行标准发放,存在克扣行为。目前,已勒令相关企业整改,将低于标准的部分补齐。

据福建省人社厅初步统计,各地检查用人单位(含在建工程项目)1936户次。福州督促20家用人单位补发6月高温津贴,责令4家用人单位调整职工休息时间。莆田依法下达支付高温津贴整改指令4条,为建筑企业农民工、环卫工人追发高温津贴4万多元。

按照江苏省的规定,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300元,从6月起发放到9月。江苏某园林公司员工郑先生6月初一入职就被安排到小区项目工地上监督施工,“人事经理说每月只能拿到100元高温津贴,刚入职也不好去争取。”

江苏某地市近期在高温劳动保护专项检查时发现,虽三令五申各用人单位不打折扣地将高温津贴发放到位,但仍有部分企业存在以防暑降温饮料充抵、未按月支付等常见问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厂、住宿餐饮等行业。

采访中,有的劳动者反映,往年可以拿到高温津贴,今年要么没动静,要么到手的大幅“缩水”。某平台外卖骑手小李告诉记者,去年还有高温津贴可拿,今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另一名骑手小朱说,高温津贴不固定,“得跑够一定数量的单子才有”。还有其他平台的一些骑手表示没听说过有津贴。

有的标准十几年不变,有的发放标准过于复杂

记者发现,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2012年印发以来,各地都制定了高温津贴标准,发放有了政策保障。但一些地区标准多年不变,一些地方标准过于复杂,有的还按实

际温度区别发放,影响具体的执行操作。

按照规定,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一些地方高温津贴多年不上调成为劳动者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例如,湖南省2005年规定,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最低每月150元,这一标准已有十多年未调整。河南、广东等地的高温津贴标准也都十多年来没有调整过。

此外,一些地方复杂的发放标准让企业有空子可钻。比如,海南、甘肃等地根据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天数按日计发。江西允许企业按实际需要选择进行按月或按天发放,并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标准每人每小时不低于3元。

河北以小时为单位发放,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每人每小时2元,没有防暑降温设备或有防暑降温设备但达不到降低工作场所温度效果的室内劳动者每人每小时1.5元。

专家认为,高温天气的认定往往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但发布的气温与体感温度有差异,另外很难要求每个工作场所实时监测气温,一些企业钻空子给高温津贴打折扣。

亟待完善高温补贴政策,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明知用人单位未将高温补贴发放到位,一些劳动者也是“敢怒不敢言”,“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不少劳动者不愿为了这笔钱去维权。

北京某小区的一位保安说,公司发多少就只能拿多少,“不敢去要啊,有工资拿就不错了,再为了这个丢了工作,不值当。”

南京市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冷雪告诉记者,劳动者在不拖欠工资等其他劳动争议情况下,一般不会单独主张高温津贴发放到位,“由于金额不大,一些劳动者不愿为这点钱去维权而影响工作。”

苏州市人社局表示,部分用人单位对高温津贴的有关规定知晓程度不高、重视程度不够,人社部门的宣传力度还有待加强。同时,由于劳动用工的复杂性,新业态下的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是否属于高温津贴发放对象,还需上级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予以明确,为基层人社部门执法提供依据。

“单靠用人单位自觉发放还不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陈文龙律师表示,目前,很多劳动者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拿到规定标准的高温津贴。建议对于少发漏发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以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记者宋佳 郑生竹 邓倩倩

中小学生全国竞赛“白名单”公布 35项竞赛进入名单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教育部获悉,2020至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确定。名单分为“自然科学素养类”“人文综合素养类”“艺术体育类”三类,“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等35项竞赛进入名单。

名单明确了竞赛名称、主办单位及所面向的学段,如“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面向的学段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而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等,面向的学段为“高中”。

据了解,此次名单是根据《关于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由主办单位自主申报,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示和复核等程序后最终确定。

教育部要求,所有进入名单的竞赛必须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坚决做到“零收费”。竞赛的举办时间原则上为2021年8月前,人员聚集的竞赛具体举办时,主办单位须报举办地疫情防控部门同意。

教育部强调,各地要进一步规范竞赛管理工作,对名单内的竞赛加强监管,对名单外的违规竞赛严肃查处,切实发挥办赛对促进发展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维护良好育人环境。

胡浩

教育部: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 科学精准做好校园疫情防控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做好2020年秋季学期教育教学和疫情防控工作,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科学精准做好校园疫情防控,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按照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要求,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学校实际,积极稳妥制定开学工作方案。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园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组织教职员做好开学准备,落实对师生员工的健康监测要求,全面排查各类设施设备安全隐患,按照“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属地统筹”等原则,周密安排2020年秋季学

期开学工作,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通知提出,开学前,要建立完善疫情防控联控机制,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和校园环境卫生整治,“一人一档”制定返校学生信息台账,确保学生返校全程可追溯。开学后,要严格日常管理,严格把好校门,严格活动管控,强化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及安全管理。突出对“重点地区、重点人、重点节点、重点事”的防控。

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方面,通知提出,要确保应急工作机制运转顺畅,一旦发现疫情,能够快速启动,第一时间隔离、第一时间报告,高效处置,将疫情处置控制在合理范围。

季哲

降雨量大、洪水前后叠加、多流汇集—— 专家解读重庆遭遇大洪水成因



8月20日,在重庆市南岸区,消防队员用救援船转运群众。

新华社

8月18至20日,“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陆续通过重庆主城区,并大幅超过保证水位,重庆临江大量道路、商铺、居民楼宇被淹,磁器口、朝天门、南滨路等地标性地段出现“看海”景象。为应对大洪水,重庆启动了有记录以来首次防汛I级应急响应。

近日重庆晴日当空,为何会出现大洪水?“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专家王世平介绍,一是因为上游区域降雨量大。重庆本地虽无大的降雨,但与重庆相邻的四川,自8月11日8时启动IV级防汛应急响应以来,仅用8天时间就升到I级防汛应急响应。

同时,长江流域岷江、沱江、嘉陵江干流和支流涪江持续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雨中心主要位于涪江中上游、嘉陵江干流上游、沱江和岷江。连续强降雨致岷江、沱江、涪江出现历史排位性洪峰流量。

王世平介绍,第二个原因是两场洪水过程前后叠加。在长江2020年第4号洪峰刚过去两天,洪水过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第5号洪水已在长江上游形成。嘉陵江磁器口站、长江菜园坝站水位尚未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长江寸滩站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仅10小时,水位再次回涨,河道底水高。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前水还没有走完,后水又来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多流汇集。”王世平说,重庆中心城区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和三峡库区尾部,长江流域上游岷江、沱江汇入长江后,由西南向东北横贯重庆中心城区,嘉陵江流域上游涪江、渠江于重庆合川汇入嘉陵江后,从北向南在朝天门与长江汇合。本轮过程受嘉陵江第2号洪水和长江第5号洪水叠加影响,而且长江第5号洪水峰高量大、峰型宽胖。

专家介绍,重庆是一座“山水之城”,山地占76%,丘陵占22%,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大;境内水系稠密,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553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有7条;80%的城镇依山傍水而建。同时,重庆地处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年降水量1000毫米至1200毫米,降雨年内分配极不均匀,汛期降雨量占全年的60%至85%。

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使得重庆洪涝灾害频发,防汛压力巨大。

“可以说,重庆是长江中上游和下游防洪保安的关键节点。”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处长成家英告诉记者,长江上游来水在重庆汇集,重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既要为长江中下游防洪保安,减轻防洪压力,也要承担长江上游过境洪水带来的压力。

新华社记者李松 柯高阳